

● 语言学

浅谈《故训汇纂》的价值

孙 玉 文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作者简介] 孙玉文(1962-),男,湖北黄冈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

[摘 要] 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六种研究方法均与故训密切相关,而对现代的人来说,故训更是阅读古籍、研究汉语史和编纂字词典的不可或缺的资料,清代的《经籍纂诂》已经尝试汇唐以前的故训资料于一书,但今天的《故训汇纂》做得更好,它既扩大了资料收录范围,又对所收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在嘉惠学林的同时,也倡导了一种实事求是的学风。

[关键词] 故训;经籍纂诂;故训汇纂

[中图分类号] H1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6-0731-06

宗福邦、陈世铤、萧海波先生主编、武汉大学古籍研究同仁历18年之久集体编纂的大型工具书《故训汇纂》今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外汉学界的一大盛事。《故训汇纂》的价值是以故训为基础的,我们要谈《故训汇纂》的价值,就先谈故训的价值。

一、故训的价值

(一)故训的传统价值

研究中国的传统学问,离不开故训。清代以前,人们强调治学宗经明道。传统的“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个分支学科,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分别称为体制、音韵、训诂。“小学”是为经学服务的,学人通过小学以达到宗经明道。顾炎武《答李子德书》曾经强调小学在治经中的作用:“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戴震非常强调小学在宗经明道中的作用,其《与是仲明论学书》曰: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段玉裁《广雅疏证序》曰:

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

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

段玉裁的观点与戴震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重视小学在宗经明道中的作用,把小学看做宗经明道的途径。要明道,须治经;要治经,重要的是得义。故训是探求字义的,由此可见故训的重要价值。戴震《尔雅文字考序》认为《尔雅》为“古故训之书”。在这篇序中,戴震阐述了《尔雅》的重要价值,实际上也阐述了故训的重要价值:“古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六艺之赖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异言,然后能讽诵乎章句,以求适于至道。”

段玉裁《广雅疏证序》是乾隆辛亥年(公元1791年)作的,这时段已近60岁,学术上已相当成熟。他

在《广雅疏证序》中对传统的小学方法作了极为简括但又极为系统精辟的概括:

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

前面两句话,就第一句话说,可见段氏认为小学中形音义互求的方法有六种:1. 因形求义;2. 因形求声;3. 因声求形;4. 因声求义;5. 因义求形;6. 因义求声。

当然,这是就形音义互求来说的。就形音义各自的系统来说,则有因形求形、因声求声、因义求义三种方法。

由第二句话,把古今的概念贯彻到形音义互求当中去,有30种方法,它们是:因古形求古音义与今之形音义五种,因今形求今音义与古之形音义五种,因古音求古形义与今之形音义五种,因今音求今形义与古之形音义五种,因古义求古形音与今之形音义五种,因今义求今形音与古之形音义五种。当然,这是把形音义互求和古今的概念结合起来说的。如果把形音义各自的系统和古或今的概念结合起来,则有因古形求古形,因今形求今形,因古音求古音,因今音求今音,因古义求古义,因今义求今义这六种方法。

段玉裁的形音义互求之法决非段氏自我作古,也决非机械拼凑,而是对小学的研究实践及其研究方法所作的科学总结,很值得我们批判继承。他评价王念孙《广雅疏证》:“怀祖氏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从研究方法上肯定王氏。

仅就前面所说的“举一可得其二”的六种方法来说,因形求义,《说文》是楷模。因形求声,段玉裁《广雅疏证序》说得明白:“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六书音均表》一“古谐声说”提出:“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这不正是因形求声吗?所以《六书音均表》吴省钦的序(据说这篇序是段玉裁本人代吴省钦作的)中说:“今韵于同一谐声偏旁而互见诸部,古音则同此谐声即为同部,故古音可审形而定也。”

因声求义和因义求声,元戴侗《六书故》、明方以智《通雅》都谈到因声求义,戴震《转语二十章序》中说:“昔人既作《尔雅》《方言》《释名》,余以谓犹阙一卷书,创为是篇,用补其阙,俾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证之。”可见戴氏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因声求义、因义求声,并付诸实践。

因声求形,《说文解字注》就有很好的实践,用大量的语音材料来分析小篆等古文字的形体结构,或印证许说,或补充许说,或纠正许说,或正今传《说文》之讹字,或正俗讹字。

因义求形,《说文解字注》也有很好的实践,它多从单体字的字义方面去分析合体字的结构,正是使用了因义求形的方法。例如《说文》艸部:“某,耕多草。从艸耒,耒亦声。”把“某”释为会意兼形声字。为什么从耒呢?初学者不容易懂,段注:“耒,所以耕也。”这就好懂了。顾炎武在《音学五书·唐韵正》上声四十三等下表示他不同意《说文》把等处理为会意字的做法,其中也用到了因义求形的办法:“其字从竹寺声。从竹者,古人等威之辨书之于策也。许慎不得其解,而曰‘寺者,官曹之等’(文按,《说文》作‘寺,官曹之等平。’),谬矣,春秋以前,未有名官府为寺者,其言寺者,阍寺也。以此见《说文》亦有不可尽信者也。”顾氏从单体字的字义方面分析合体字的字形结构,值得肯定。

从段玉裁总结的“举一可得其二”的六种方法,可以看出形音义互求中义的重要性;故训是探求字义的,因而可以看出故训在小学中的重要作用。因形求义、因声求义、因义求形、因义求声,都很明显地跟故训密切地联系着;而因形求声、因声求形,实际上也离不开故训,因为形音义三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二)故训的现代价值

故训的现代价值,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一是研究古代典籍的需要;二是治汉语史的需要;三是编纂字词典的需要。为了这三方面的需要,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故训。

先从研究古代典籍的需要来谈。传统的小学当然是为宗经明道服务的,“经”和“道”带有封建时代

的特色,跟现代生活已不相适应了。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也不应该数典忘祖。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我们需要从古代汲取营养;为了研究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鉴古知今,我们需要从古代汲取营养。这就需要钻研古书。要钻研古书,离不开故训。有时候,某一词在古书中只使用一次或寥寥几次,通过别的途径不能得到该词的词义,只有通过故训我们才能懂得它。有时候,某一个字可以有多种字义,在具体上下文中,好像这个字义或那个字义都能讲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重视故训。甚至有的故训在传世文献中找不到用例,但是出土文献和现代活生生的口语却能证实这种故训是有根据的。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推翻故训。

王力先生《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对后人古籍注释中的一些不当之处提出了批评,他特别强调要“重视故训”:

古代的经生们抱残守缺,墨守故训,这是一个缺点。但是我们只是不要墨守故训,却不可以一般地否定故训。训诂学的主要价值,正是在于把故训传授下来。汉儒去古未远,经生们所说的故训往往是口口相传的,可信的程度较高。汉儒读先秦古籍,就时间距离说,略等于我们读宋代的古文。我们现代的人读宋文容易懂呢?还是千年后的人读宋文容易懂呢?大家都会肯定是前者。因此,我们应该相信汉代的人对先秦古籍的语言比我们懂得多些,至少不会把后代产生的意义加在先秦的词汇上。甚至唐宋人的注疏,一般地说,也是比较可靠的,最好是不要轻易去做翻案文章。

我们看到,清代乾嘉巨子都非常重视故训。他们一般不轻易推翻故训,而是从新的角度,搜集新的材料,运用多种方法印证故训;或者以故训为基础,把字义理解得更细致,更透彻。我们也看到,现今有的古籍注释或词义训释的论著,不重视故训,轻易推翻故训,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至少不那么令人信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研究古代的典籍,离不开故训。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迷信故训,因为故训毕竟是人做出的,不免也会有错。只要有坚强的理由,我们还是可以作翻案文章的。

汉语史这一门学问是中西学术合璧的产物。就中国的学术来说,它是在传统小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第一章《绪论》第二节《中国历代学者对汉语史的贡献》中说:“中国历代学者对汉语史作出了辉煌的贡献。”这其中包括历代训诂学家们的贡献。王力先生说:“我们必须利用古人的语言研究的成果,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在第四节“汉语史的根据”中说:“历代的字书(字典)对于汉语史也有很大的贡献,因为它们能把古代的词义记载下来。古人所作的经史子集的注解,对于汉语史也都是有用的材料。”《汉语史稿》叙述汉语语音的发展,用到了声训;叙述语法、词汇的发展,更是大量使用故训。据此,我们可以体会到,故训材料是研究汉语史的重要根据。

就治汉语史来说,故训材料对于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都有重要作用,汉语史研究者必须利用故训材料从事自己的研究。语音史方面,研究古代(特别是上古)的声韵调系统,需要利用故训。故训中对字形的分析,对异体字的分析,声训、通假、异文、同源字的研究成果,以及借注音以释义的方式注出的音读,都是治汉语语音史者必须加以批判继承的。一个治汉语语音史的学者,如果他对故训缺乏了解,将会大大影响他的研究视野,影响他的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词汇史方面,同源词的研究,同义词、反义词、上下位词的确定和辨析,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确定及对其变迁的研究,固定结构的研究,语义场的确定,词义变迁的研究,词汇的沿革,方言词汇的沿革,等等,都应重视故训,汉语词汇史的研究跟故训材料的利用的密切关系,是一望可知的。语法史方面,词义构词和音变构词的研究,复音词的研究,词类的划分,虚词的研究,都需要利用故训;古代没有系统的语法学,句法的分析,附丽于训诂材料中,分析古代句法现象,需要利用故训。关于虚词史的研究跟故训的关系,郭锡良先生《古汉语虚词研究评议》一文作了深入的分析:“汉语虚词的研究曾是训诂学的内容之一,历代训诂工作者对古汉语虚词作过许多研究、探讨,取得了不少成果,作出了历史贡献,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古汉语虚词的宝贵资料,我们是应该充分利用的。”这是说,我们研究古汉语虚词应充分利用故训。但是郭先生还强调研究古汉语虚词不能为故训所囿,更应该在语法系统中研究虚词。他在《古汉语虚词研究评议》一文中对此作了详细论述,值得

重视。

总之,故训材料的科学利用,大大有助于汉语史研究水平的提高。

文化事业和科学的发展,需要我们在现有基础上编写大型的历史字词典,我们还需要编出各种类型的适合不同人需要的汉语字词典,特别是古汉语字词典。为了达到这些要求,我们必须重视故训。王力先生《理想的字典》一文就是从总结故训(特别是字词典中的故训材料)出发,提出理想的字典的编纂方法上的要求的;《了一小字典初稿》《王力古汉语字典》更是大量征引故训材料。周祖谟先生《训诂学的继承和发展》中说:“我们要编字典、词典,总要给字或词加以训释,如果没有训诂学的专门知识,不去研究训诂学,就不能编写出划时代的、在发展文化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字典和词典。”周先生是就训诂学和字典词典编纂的关系说的,其实训诂学已涵盖了故训资料。在字词典的编纂中必须重视故训,这正是我国字典词典的编纂者的编纂经验之一,是值得我们继承的优良传统。

二、《故训汇纂》的价值

(一)关于《经籍纂诂》

《经籍纂诂》的出现是历史促成的。从《原本玉篇残卷》看,顾野王编写《玉篇》已大量使用故训。隋唐时代,可能已有不少学者注意搜罗故训,使他们编写的字书更加血肉丰满。王引之《经籍纂诂序》云:

训诂之学,发端于《尔雅》,旁通于《方言》,六经奥义,五方殊语,既略备于此矣。嗣则叔重《说文》,稚让《广雅》,探赜索隐,厥谊可传。下及《玉篇》《广韵》《集韵》,亦颇罗遗训。而所据之书,或不可考;且旧书雅记、经史传注未录者尤多。至于网罗前训,征引群书,考之著述家,罕见有此。惟《旧唐志》载天圣太后《字海》一百卷(孙玉文按:天圣太后,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经籍志》据该书《则天皇后纪》改为:大圣天后),诸葛颖《桂苑珠丛》一百卷;《新唐志》载颜真卿《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自古字书韵书未有若此之多者。意其详载先儒训释,是以卷帙浩繁,而惜乎其书之已逸也。

王引之的推测非常有道理,《字海》《桂苑珠丛》《韵海镜源》“详载先儒训释”,可能是受了《玉篇》的影响。这种工作,正说明了故训的重要价值。

清代,戴震、朱筠等学者都曾想到应该编纂一部汇集故训的工具书。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阮元主编《经籍纂诂》。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该书恐怕是以工具书的形式有意识地汇集故训的开创性的著作,功不可没。它的体制是新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以为该书既可归字典,又可归类书,并且评价说:“唐以前训诂,差不多网罗具备,真是检查古训最便利的一部类书。”第二,该书流传至今已有200多年,推动了学术研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术人才,例如郝懿行、朱骏声等即是。郝有《尔雅义疏》,朱有《说文通训定声》,这两部著作都注意从《经籍纂诂》中取材。可以说,《尔雅义疏》《说文通训定声》之成为一流的学术专著,郝、朱二人之成为一流的学者,离不开《经籍纂诂》的滋养。

《经籍纂诂》的缺陷很明显。黄侃先生说:“清世阮元有《经籍纂诂》,为小学家常用之书。惜其以《佩文》韵分编,又载字先后毫无意义,至其《辑》亦有不备者。今若能通校一过,暂用字典编制法编之,次为补其遗阙,此业若成,则材料几于全备矣。”这里评价了《经籍纂诂》的得失,提出了新编汇集故训的字词典的设想。“为小学家常用之书”,肯定了《经籍纂诂》的价值、作用和影响。“《辑》亦有不备者”,指出《经籍纂诂》资料搜集不完备;“以《佩文》韵分编,又载字先后毫无意义”,指出《经籍纂诂》编排体例不当;“今若能通校一过”,指出了《经籍纂诂》讹误甚多,需要校勘。

从时代需要来说,《经籍纂诂》也不惬人意。《故训汇纂·前言》说:

乾嘉诸儒大多祖述汉唐,标榜许郑,诋斥宋以后的小学成果,以为空疏不经。《经籍纂诂》

承此理念所列书目绝大部分为先秦两汉典籍,汉以后的著作寥寥可数,注疏也已收到唐代为

止,宋以后的训诂成果几成空白,其列目书中的资料也有遗漏。这是《经籍纂诂》最大的缺陷。更令人惋惜的是,它来不及总结和收录有清一代的训诂成果。清代小学鼎盛,名家辈出,在经籍传注、字书注疏、虚词研究、字义考辨、校勘辑佚等方面都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发明,纠正了前人不少误说,考释精详,胜义迭见,训诂成就远逾汉唐。这极其丰富宝贵的训诂成果,亟待我们汇辑和整理。

可见,《经籍纂诂》虽然厥功甚伟,但已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了。

(二)《故训汇纂》的价值

《故训汇纂》是一部全面系统地汇辑先秦至晚清古籍中故训资料的大型语文工具书。内容上,突破《经籍纂诂》编纂思想的局限,拓展了资料辑录的范围。在编排方式上,按部首归字编次,同一个字先本义,次引申义,古义在前,后起义在后,实词义在前,虚词义在后,表示通假、异体或异文的注项列在其他注项之后,复音词的故训列在首字的单字义后,字有别义的异读,也分列音项。在校勘上,努力避免讹误。《故训汇纂》为贯彻形、音、义三者互相求的方法作了很大努力,极大方便了读者从总体上把握字、词义系统。这是值得称道的。例如,《说文通训定声》把《说文》所收字分别归入上古各部(也收了一些“《说文》不录之字”),予人方便;但是除了主谐字及未见谐声系列的字注了《广韵》反切外,其它的大量被谐字却只注平水韵,尽管可能对使用平水韵有好处,但却极不便利探讨汉字的形音义系统。事实上,顾炎武早在《音学五书·音论》部分就论证清楚了使用《广韵》(他所谓《唐韵》)探求古音的科学性。现在的一些大型工具书既注上古韵部,又列出《广韵》反切,标注其中古音韵地位,《故训汇纂》也是这样做的,这比《说文通训定声》的做法强多了。著者在《前言》中说:“我们力图把传统小学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语言学理论及汉语工具书的编纂实践结合起来,在清儒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我认为,这是在工具书编纂中追求的正确方向。

总括上文的简短叙述,我认为《故训汇纂》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该书较为全面地收录了先秦至晚清经史子集中重要典籍的训诂资料,保存了故训。我们知道,先秦至晚清经史子集中的训诂资料出现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由于分散,很难有效地加以利用。更有些材料,由于没有引起学者的关注,有湮没无闻之虞,事实上相当于亡佚了。不以故训汇纂的形式加以搜集,就不能得到利用。《故训汇纂》编著者的辛勤工作,使先秦至晚清经史子集中绝大多数故训得以保存。可以预期,这些故训由于《故训汇纂》的搜集整理将会得到有效的利用。

2. 该书对先秦至晚清经史子集中重要的训诂资料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整理。编著者不满足于罗列材料,而是“力图把传统小学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语言学理论及汉语工具书的编纂实践结合起来”,在求实的基础上创新。句读上,给原文断句,采用新式标点,眉目清楚;注音上,标注现代音、中古音和上古音,音项之下再列统属的注项,一字不同音义分项排列;故训的排列,本义在前,引申义在后,古义在前,后起义在后,实词义在前,虚词义在后,表示通假、异体或异文的注项列在其他注项之后,最后列复音词。具体字的处理,不乏编著者的新见。这种分析整理工作,将会为《故训汇纂》的使用者带来极大的便利。

3. 该书的问世,将会为中外汉学人才的培养作出重要贡献。上面谈到,《经籍纂诂》沾溉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其中不乏一流的学术人才。作为体制和规模远胜《经籍纂诂》的一部大型语文工具书,可以预期,《故训汇纂》将在学术人才的培养上作出重要贡献。

4. 该书的问世,将会为端正学风、提高中外汉学研究质量作出贡献。实事求是是一种良好的学风,符合科学精神,是前人留给后人的一项宝贵遗产。在21世纪之初,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尤其显得必要。《故训汇纂》追求的正是实事求是的好学风。在漫长的18年中,编著人员甘坐冷板凳,“与平淡相伴,与寂寞同行”,取得扎扎实实的研究成果。这种良好的学风必将对本世纪的学风建设起到积极作用;而学人们对《故训汇纂》中汇辑的先秦至晚清一大批故训材料的科学利用,必将提高其科研质量。这是可以断言的。

走了,我希望《故训汇纂》出版纸版以后不久,能尽快出版一个电子版,方便学人利用故训材料。

[参 考 文 献]

- [1] 戴 震. 戴震全书: 第六册[M]. 合肥: 黄山出版社, 1995.
- [2]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3] 王念孙. 广雅疏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4] 顾炎武. 音学五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5] 顾野王. 原本玉篇残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6] 黄 焯.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7]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 [8] 刘 , 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9] 阮 元. 等. 经籍 诂[Z]. 成都: 成都古籍书店, 1982.
- [10] 王 力. 龙虫并雕斋文集: 第一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1] 王 力. 汉语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12] 王 力. 王力古汉语字典[Z].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13] 周祖谟. 周祖谟 语言学论文集: 训诂学的继承和发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14] 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M]. 武汉: 武汉市古籍书店, 1983.
- [15] 宗福邦. 陈世铤, 萧海波. 故训汇纂[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责任编辑 何坤翁)

Discussion on the Value of *The Galaxy of Traditional Semantic Annotations* (*Cuxunhuizuan*)

SUN Yu-w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Biography: SUN Yu-wen(1962-), mal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language's history.

Abstract: All the six metho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philology relate to the ancient annotation. The ancient annotation is useful to contemporary man on reading ancient books and research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and compiling dictionary. The scholars in Qing dynasty have collected the ancient annotation by Tang dynasty through compiling *Jin Ji Zhuan Gu*. But the *The Galaxy of Traditional Semantic Annotations* (*Cuxunhuizuan*) compiled in today is better than *Jin Ji Zhuan Gu*. It not only extended its data range, but also cleared up all the data systematically. All these are helpful to academic circle, and what the *The Galaxy of Traditional Semantic Annotations* (*Cuxunhuizuan*) compiler have done tells people a belief: we must seek truth from facts, when we do scientific research.

Key words: ancient annotation; *Jin Ji Zhuan Gu*; *The Galaxy of Traditional Semantic Annotations* (*Cuxunhuizuan*)